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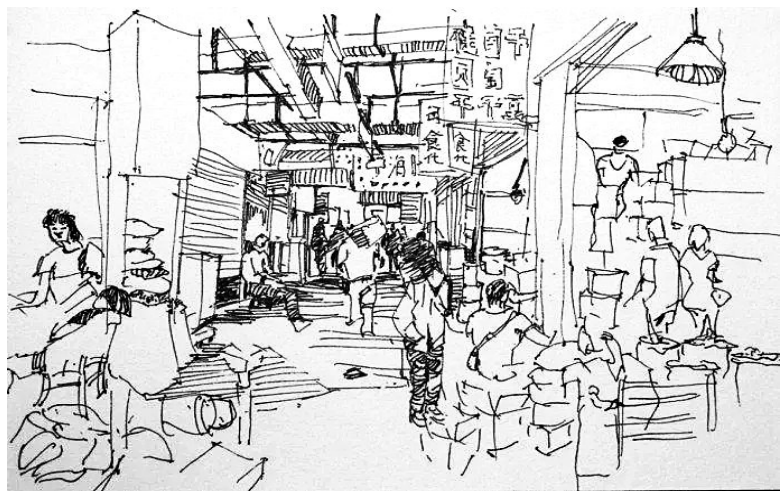
离春节日子渐近了。那天起个大早去城南菜市,赶着时令买猪肉做年货。

紧裹连帽防寒服,戴着厚手套,蹬一辆小黄车,顶着寒风往相距一条街的菜市骑行。夜色尚未褪尽,路灯依然亮着,乳色雾霭把街巷笼罩得虚幻而空蒙。自动清扫车从身旁缓缓驶过,默默作业,没有像白天那样一路鸣奏音乐。市场大门口人影还稀落,两位戴着红袖章的社区志愿者大婶已经上岗。她们钉子一样铆在那儿,拦住每一位要进菜市的人,一丝不苟要求测体温,扫健康码,戴口罩。小凳上搁一只电喇叭,反复播放政府的新冠防疫公告。

交易区是通透的大棚房,没有空调暖气,凛冽的感觉不亚于街路上。先经去猪肉摊档,冒着热气的鲜肉切割成规整的条状一溜儿钩挂着。肉源颇丰富,只是价格较前些天上浮了一些。时辰尚早,生意还冷清,摊主们一个个缩着脖子袖着手,似乎被晨霜打得有点蔫萎。眼睛却不放过每一位从摊前走过的顾客,嘴巴殷勤招呼:来点啥?夹缝、槽头、坐墩、宝肋、心舌、肝腰,尽管选……

挑买一堆上好的肉料,嘱咐摊主按正宗川味拌料加工腊肉香肠。趁着空档去蔬菜摊区采买时蔬。几十墩光洁的瓷砖货台密匝排列着,各摊档新鲜蔬菜此时刚刚码放停当,红白萝卜、青菜、蒜苗、莴笋、莲白、香菇、折耳根、豌豆尖、紫菜苔……林林总总,色彩斑斓,每束每朵都做了精心梳理拾掇,没一点泥污残叶。可以想见,菜贩们已经在各自摊位上忙碌准备了颇有些时间。而更早的时辰——大约凌晨四五点钟,他们还得骑着三轮车去蔬菜批发市场盘购当日鲜货。他们的生物钟早已被打乱:黑夜深浓、万家杳寂时兀自精神抖擞地奔忙劳顿;待到午后菜场散市,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家,纳头沉沉扎入白日梦境。

轻车熟路寻到市场中央罗小妹的摊位前。平常进菜市大都光顾她,不仅是因为菜的品相好,人面也生得养眼,手脚又麻利,生意做得格外细腻温馨、顾客买菜过秤报价,收款总要为你削掉一截零头,末了再往提袋里添送一束小葱。“罗小妹”是通过微信付款读识的,却从未称呼过。菜市上都是鸡毛蒜皮的生意,不兴那么郑重地呼名道姓。此刻的罗小妹刚收拾好菜摊,却还没来得及收拾自己,长头发任由一条绢



帕束在脑后,额前流海有几丝零乱。脸颊上对称晕着两团紫红,那可不是扑的脂粉,是隆冬里经霜沐寒闹成的冻疮。冻疮还蔓延到她双手上,有几枚手指头格外浮胖,乌亮乌亮的。再扫眼一看,其他摊档的女人们也大都一样,一张张脸庞因冻疮而变成了一色“高原红”。奇怪的是那些男菜贩们虽然一个个也冻得鼻头通红,却没见过有谁长出冻疮疤,想来也许是人粗皮糙的缘故。冻疮的滋味幼小时曾领教过,不挠奇痒,一挠惊痛,说不出的难受。

正下手挑菜,摊边木椅上一堆绒毯突然蠕动,吓我一跳。一个小男孩探出脑袋,揉着惺忪睡眼,打了一个大呵欠。“是你的娃娃?咋睡这里啊?很容易感冒的。”罗小妹点点头:“没法,生意扩大了,最近又盘下一个新摊子,忙不过,老公老父亲也来帮忙,家中没人照顾,在批发市场进了货就只有带孩子一起过来。”顺着她手指方向往旁边看,果然新铺开一个同等规模的菜摊。一老一年轻两个男人在摊位上忙活,因为是新手,码摊比别人明显慢一筹。记得曾听罗小妹闲聊过,经营一个菜摊,做得好一年能净赚七八万元。如今全家出动扩大领地,显然是为了“做得更好”。这份兴业旺家的目标够不上宏伟,却是寻常人家活色生香的新愿景,实实在在、指日可期。一家人为此也是需要持之以恒、点点滴滴地艰辛付出,不敢懈怠的。

孩子慵慵地在“被窝”里赖了两分钟,终于翻身下地。罗小妹拿保暖瓶淋了湿巾给他擦脸,又兑温水漱口。年轻的父亲就走过来,手中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豆浆,一根酥黄油条:“么儿,快点趁热吃了,爸爸骑摩托送你上学了。”

各自欢喜

□刘德凤

“你开你的花,我开我的花,最终,它们都会结出自己的果实。”母亲指着菜园里的一些正在开花的蔬菜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。

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,很是羡慕发小在一个大型企业找到一份高薪工作,跟母亲说我想辞职南下打工。我猜想她会急红了眼大声反对,因为这份工作是我好不容易才得来的,虽然工资不高,但工作稳定,哪知道她只轻描淡写说了这样一句。

“哦!”我漫不经心地看着那些花儿,紫色的茄花,黄色的黄瓜花,白的辣椒花,开得繁盛极了,脑海中便浮现出圆滚滚的茄子,又青又长的黄瓜,青中带红的辣椒,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。

“你想清楚了?真的不会去羡慕别人的生活?”母亲又问了一句。

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,打消了辞职外出的念头,专心工作。

母亲是侍弄蔬菜的一把好手,她种的蔬菜绿油油的,又嫩又鲜,挑到街上去卖,总是被人一抢而空。虽然收入并不高,但母亲乐在其中。

一次,二姑从广东回来,邀请母亲外出打工,说工资要比在家里种菜多好几倍。我以为母亲会心动,哪知道她却摇了摇头,说自己太笨了,外面的活儿肯定干不好。我多想二姑能把我母亲带出去打工,反正家里有爷爷奶奶照顾着,母亲外出没有后顾之忧。二姑当时已经住着全村人都羡慕的小洋楼,家里添置了空调洗衣机,我是极羡慕的。

一年后,二姑家突然传来噩耗,说二姑的手指被机器轧断三根。我才知道二姑从事的是开机床的工作,不仅晚上需要加班加点,而且这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。我暗自庆幸母亲当时婉拒了二姑的邀请,跟母亲提及此事,母亲说:“我说过的吧,你真的不必羡慕别人的生活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,自己喜欢的,才是适合的。”几年之后,在父母的共同努力下,我家也盖起了小洋楼,也添置了大家电,生活渐渐过成了我曾经羡慕的样子。

这些年来,每当看到周围的朋友在一些方面取得成绩时,或是得到意外的财富生活条件得以改善时,我总是这样劝慰自己:“你开你的花,我开我的花,总有一天,我也能结出自己的果实。”内心里,便不再被这些扰人心绪的负面情绪干扰,欢喜着、幸福着、努力着、坚持着。

是的,你开你的花,我开我的花,我们各自欢喜,终将各自收获。

为你穿红着绿

□龚华琼

年轻的时候,喜欢白色。

夏天,白裙子。冬天,白袜子。一年四季,白鞋子。总在抱怨白色不经脏,糊一点小印子,看上去也很扎眼。洗的时候,一边狠劲搓,一边发誓不要白了。可一到衣服店,不是嫌红色太臊,就是嫌绿色太俗。其他黄色、灰色、卡其色还勉强凑合。等付钱了,又嫌这个有色差,那个有线头。犹犹豫豫。晃到白衣面前,两脚就生根了,迈不动了。白衣在手,奕奕而归,方觉脚板起泡,火辣火辣的痛。

有了小孩,黑色成了我的主打。人又生得黑,长得瘦小,偏偏要装乌鸡。黑衬衣、黑裙子、黑裤子、黑袜子,连丝巾也要有黑色点染。没想到美学,反正有了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的金句撑腰。也行走自如。留短发穿拉链衣服领子立起,很拉风地混迹人潮,总会有人敲头拍肩,高呼:小兄弟,让一让!

亲友相聚,总有人不解:年纪轻轻的,穿个黑衣服,好老气。买点颜色衣服穿,多好。不然,将来老了,想穿都不好意思了。

说是说,笑是笑。我“哦、哦、哦”地答应着。每逢买新衣时,还是一身黑衣回家。

小孩初三那年冬天,奇冷。小镇来了几家做羽绒服的。先生劝我订做一件。我遵从了他的旨意。看他拆线,看他拈羽绒,看他选颜色,看他一点一点往衣服里攘羽绒。

那时候,满街都是着绿的女人。我不想穿,嫌俗。

你穿起跟她们不一样,好看些。在他的诱导下,我狠下心,第一次穿着绿袜子扭扭捏捏出了家门。遇到熟人,目光像个偷儿似的,躲躲闪闪,一点也没底气。印象中,小说里的女主角,都是着墨绿风衣,婷婷玉立的。尽管同事们都

说漂亮,我还是没勇气多穿两天。到现在,那件绿袄还是新的。

最近,气温骤降,风吹得呜拉呜拉的。先生又提醒我穿那件绿袄子。我笑言搁在那儿,哪天我们又吵嘴了,看在绿袄的份上,我投降。其实,我心里说的是,这款爱妻牌,能治我的幻想病。

女友越儿,是我眼中真正的美女,她说女人年纪大了,一定要穿点红衣服。红袄子在她身上,整个人儿是那么优雅养眼。她老是想让我想起大观园中那个着红衣雪中嗅梅的宝琴。

元旦放假,我特意到县城转悠。看中了一件长款红色高腰羽绒服。若是以前,我会目不斜视。但现在,却着了魔似的,想要它。因为越儿说了,矮个子的人,穿长衣服,反倒显高一点。事实证明,她是对的。于是踟蹰着,看了又看,摸了又摸,没有越儿在身边参谋,实在难以下手。

经不住店员的一再蛊惑,就试穿了。往镜子跟前一站,立马也“婷婷玉立”了,不觉喜上眉梢。

听着好有气质的谰语。被这情商打动,于是欢欢喜喜买下。

走到大街上,才发现橱窗里,很多模特身上的红色服,是那么鲜鲜艳艳,抢眼。

急急忙忙赶回家,穿给先生看。好看吗,百分百的期待。

好看。表情木木的,语气淡淡的。

扫兴。衣服有点大,穿两回后,我就送人。故意说说,想气他。

明年是我的本命年,就算为我穿吧。他的声调还是风轻云淡,没有波澜。

为你穿红着绿?!多想怼他一句:想得美。还没等我话出口落地,他就带上门,出去了,说是给我买最喜欢的老干妈下饭。还有什么理由不穿呢?

穿吧!